

## 年味

◎王卫东

来沛县第八个月,迎来了马年,我在这里准备过年。腊月底,超市门口的肉摊支起来了,摊主系着深蓝围裙,正麻利地剁着羊排。我买了牛肉、羊腿、猪脚,提着这些沉甸甸的食材回家,像是提着一份尚未成形的年。

厨房里,我翻出父亲留下的卤料方子。那张信纸已经泛黄,钢笔字迹却依旧清晰。照着单子,我在沛县的超市里配齐了黄冰糖、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草果、生抽、山楂、白芷等。香料下锅的瞬间,热气裹挟着熟悉的香气腾起,却又有些不同,这香气此刻飘荡在湿冷的空气里,窗外没有冰封的阳台,只有常绿的香樟树在微风中轻摇。

这卤味的香气,是打开记忆的钥匙。推开门是新疆干燥凛冽的寒冬,是父母那双永远闲不下来的手。

父亲是老八路出身,后来在设计院工作,家里日子算宽裕。但再宽裕,年也得一寸一寸亲手“挣”出来。进了腊月,母亲那台“蝴蝶”牌缝纫机的“喀嗒”声就成了家里最热闹的声音。她学过缝纫,腊月里便成了全家最忙的人。爷爷奶奶的棉袄、小叔的罩衫、我们四个孩子的新衣,布料能铺满半炕。灯光下,她眯眼穿针,用画粉在布上画出流畅的线,嘴里念叨:“新年新衣新气象,穿得精神,日子就亮堂。”

父亲的任务在屋外。新疆的“三九”“四九”,呵出的气瞬间就能冻成冰晶。父亲就在那样的清晨,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去赶早市。回来时,车把上挂满了肉。厨房里,那口最大的铝锅蹲在炉子上,父亲系上母亲的碎花围裙,将肉块、香料依次投入沸腾的水中。卤香霸道地钻出厨房,充盈整个家。卤好的肉不许立刻吃,要一块块捞起晾凉,用油纸包好,送到屋外阳台。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户外,就是天然的冷库。第二天去看,肉块冻得硬如铁石,表面结着细腻的白霜,在冬阳下闪着晶莹的光。

真正的“总攻”在腊月二十九。那天,天大的事也得放下,一家人必须围在一起包饺子。母亲头天就剁好了馅,肥瘦相间的猪肉配上细碎的白菜、葱花,滴了香油。父亲和面,温水一点点加进去,面粉在他宽大、带着老茧的手掌下,渐渐汇聚成光滑柔韧的面团。案板支开,姐姐是主力。她擀皮的手艺是母亲亲传的,小小面团在她掌心一压,擀面杖飞快滚动,面皮便像有了生命般旋转延展,变成中间略厚、四周飞薄的圆片。我们几个小的围在四周,学着包。我总笨手笨脚,不是馅多了破皮,就是捏出的褶歪歪扭扭。母亲不说话,接过我手里的半成品,指尖灵巧地一捏一挤,一个胖墩墩的饺子便立在了盖帘上。那晚要包出整整三百个饺子,一排排摆在盖帘上,等待除夕的检阅。

年夜饭的规格雷打不动,桌子中央是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,环绕它的是十二道菜。手抓羊肉寓意“三羊开泰”,清炖牛排象征“牛气冲天”,金黄的大盘鸡企盼“大吉大利”,完整的红烧鲤鱼是“年年有余”的具象。再加上花生米、皮蛋、凉拌三丝等,八仙桌摆得满满当当。我们穿着母亲做的新衣,举杯祝福说笑。屋外是能冻裂石头的严寒,屋内却暖意如春。午夜十二点,春晚钟声敲响,父母拿出备好的红纸包。父亲用力按按我们的心:“拿着,压住邪祟,保佑我娃新的一年平安健康。”

那样的年,是有棱角有分量的。它缝在密密的针脚里,冻在硬邦邦的肉块上,包在三百个饺子里,融化在十二道菜肴的热气中。

后来,父母像秋天的叶子悄悄飘落了。我们姊妹几个接过了操持年事的担子。卤肉的大锅传给了我爱人,他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的背影,有时竟和父亲重叠。我继承了母亲“扫舍”的职责,角角落落都要清理到。女儿们负责采买,那些精致的干果拼盘盛在一年只用一次的描金瓷盘里。我们依然守着老规矩:初一看社火,初二回娘家,真正的全家团圆定在初三,那是母亲生前划下的日子。正月十五,吃罢元宵,我们一定会裹上最厚的衣裳去看冰雕。晶莹剔透的楼阁在七彩射灯下宛如仙境,可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寒气无孔不入,不到一小时就得踩着冻麻的脚逃离。那时觉得,挨过这冻,年才算完整。

如今,我在沛县。这里的冬天是钻进骨头缝里的湿冷,绵绵的,没有新疆那种刀削斧劈的爽利。起初,我像个笨拙的演员,拼命想在这陌生的舞台上演熟记心里的剧本。

但沛县的年味,却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悄然浸润着我。楼下的老阿姨们一进腊月就仿佛上了发条。天气稍晴,晾衣绳上便飘满了被褥床单,阳光穿过水汽,蒸腾出皂荚和棉布的味道。她们打扫的疆域远不止自家门楣。楼梯拐角的积尘、公共窗台的杂物、单元门口的空地,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谁家门前临时堆了废纸壳,第二天准会被码放整齐。她们交换着腌货的配方、儿女的归期,笑声清亮,干活的手却片刻不停。

年前半月,我出门看见邻家的大门已焕然一新。对联是洒金红纸,墨字饱满端正。门楣上挂着一对小巧的绢布灯笼,竹骨细密,绢面绯红,底下垂着鹅黄的流苏,风一来便悠悠地转。另一家的门神也已上岗,秦琼和尉迟恭色彩鲜亮。

我忽然站住了。心里那点“异乡”的隔膜,在这片细致温润的共同忙碌里无声消融。沛县的年是洗刷拂拭,是让一切露出本来的干净面目;是邻里间心照不宣的协作;是早早亮起的那盏灯,不急不躁地宣告着等待。

我继续往前走,脚步轻快了些。回到家,锅里的肉正好到了火候。窗内,女儿刚买的植绒大“福”字红得深沉热烈;窗外,邻家的灯笼红得轻盈透亮。两种红隔着玻璃静静相望。

年味到底是什么?在新疆,它是抵御极寒的丰饶创造,是用食物与温暖构筑的坚实堡垒。在沛县,它是涤旧迎新的虔诚洒扫,是在清清爽爽中等待春意。它们形式迥异,内里却流淌着同样的血脉,那是平凡百姓用最实在的劳作,在一段特定的时光上刻下自己的印记,点亮叫做“团圆”的灯。

我切了一盘刚卤好的牛肉,敲开隔壁老阿姨的门。她笑着迎我进去,屋里窗明几净,茶几上摆着自家做的年糕。我们聊起各自老家的年,她说着沛县祭灶的讲究,我讲新疆冻饺子的往事。那些不同的习俗背后,是同样热气腾腾的生活心意。

年的传承,大约就是如此。它从父母的手心出发,一路行走,一路添改。形式会变,地点会变,但那颗想要好好过个年、想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心,从未改变。我们接过上一辈的薪火,添上自己这一代的柴火,让那团名为“家”的火焰不息燃烧。

你有同感吗?这人间最踏实最绵长的滋味,就藏在这看似琐碎却一代代不曾中断的忙碌与期盼里了。



## 在城里过年

◎石德会

在哪里过年,对于像我这样的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来说,看起来可以选择,实际却不然。

早些年,每到新年,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从小城赶回乡下老家,哪怕千里遥远,哪怕时间紧迫、车票紧张。想想父母在家等着,心里便生出一股暖流,像有一根线牵着,让人迫不及待地朝家赶。不光是为了吃上热腾腾的饺子,单是父母上下左右打量我们的眼神,就足以让人心满意足。

随着父母相继离世,回乡过年的念头也渐渐打消了。我怕看见那冰冷的门锁,怕面对空荡荡的院落,更怕思念多娘的酸楚。

在城里过年也挺好。少了舟车劳顿,多了闲适和热闹。一家人守着租来的小房子,同样能过一个充实而温暖的年。

作为生意人,年前的日子忙碌又开心。生意比平时好上几倍,自然也辛苦。直到除夕下午,顾客渐少,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松弛。孙子孙女早已店里家里跑了好几趟,两头电话:“奶奶的菜都快炒好了,你们也快收吧!”“奶奶,爷爷和爸妈正在收摊,您还要多会儿才能做好?”

此时最忙的,是孙他奶。她从店里抽身,忙活着张罗年夜饭。我劝她少炒几个菜,她却不依:“累了一年,怎么着也要多炒几个可口的,犒劳犒劳大家。”“你太累了。”“没事,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。”

等店里收拾得差不多,孙子孙女早把春联和“福”字抱了过来,踮着脚帮我们一起贴。他们又长了一岁,个子早已超过了。我打算明年让他们自己写春联。去年孙女写的“福”字虽稚嫩,我们还是用它替下了呆板的印刷品。毕竟出自自家孩子的手,看着格外舒心。大门贴上“福”字,年味一下子浓了。那红红火火的颜色,恍惚间让我仿佛回到了乡下老家,心里泛起说不清的涟漪。

夜幕降临,路上车稀人少。楼房的窗口一盏盏亮起灯光,清晰地勾勒出一层层、一栋栋的轮廓。整座城市被灯火包围,星星倒也没趣,跑到乡下的田野里,去陪伴麦苗了。

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。孙他奶把最后一道红烧鲤鱼摆上桌,孙子孙女早已按捺不住,抢着下令:“开喝,干杯!”“干杯!”“干杯!”七只杯子碰在一起,葡萄酒和果汁的香味顿时飘满小屋,和着菜香,弥漫开来。

小孙子每尝一道菜,都一本正经地说:“好吃,奶奶做的菜真好吃!”这赞美让他奶奶笑眯了眼。我也跟着附和:“好吃,比饭店里的还好吃!”这既是真心话,也带点奉承和夸张。忙了一下午,煎炒烹炸,做菜人最想看到的,莫过于吃菜人兴高采烈的样子。就像当年的父母,笑盈盈地看着我们吃,自己却舍不得动筷子,脸上流露的尽是关爱与满足。

春节晚会的歌声和舞蹈,陪伴着吃团圆饭的亿万国人。听到主持人向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人拜年祝福时,我心里油然而生出自豪感。忍不住在心里跟着默念:“家乡的父老乡亲,远在他乡的兄弟姐妹,大家新年好!让我们在各自的城市和乡村,共同祝福我们的祖国——繁荣昌盛,国泰民安!”

初一早上,孩子他奶奶照例早起。我听到擀面杖在案板上滚动的声音,知道不再好再偷懒了,起身包饺子喽。

韭菜豆腐鸡蛋拌馅,寓意新的一年平平安安、素素静静。饺子还没包好,孩子们就来敲门了。人还没进门,就嚷嚷着:“拜年了,拜年了!”“孙子孙女进门一跪,连磕三个头:‘新的一年,愿爷爷奶奶发大财!’我乐呵呵地说:‘是想要大红包吧?’”姐弟俩摇头又点头,接过我们的红包,嘻嘻哈哈地跑出小屋,去院子里玩了。

吃过饺子,他们又缠着爸妈去市中心、去景区,好好玩上一阵。回来后向我炫耀:“爷爷,你猜我们今天在哪儿玩的?都看到啥了?卢部山挂的灯笼可大了,有这么大——”小孙子尽力伸直两条手臂,挺着胸比画着,“云龙湖有好多海鸥,有的还从我头顶飞过。”我逗他:“你看到我和你奶了吗?”“你们也去了?”“当然,爷爷还在湖边照了好一会儿镜子呢。”“骗人,哪来的镜子?”“当然有,而且很大。”他想了一下,便明白了:“是够大的,整个云龙湖都是镜子。”我们一起笑起来,小孙子笑得最欢,前俯后仰的。

其实,在哪里过年都一样。不在乎城里还是乡下,只要有亲情陪伴,阳光一样明媚,氛围一样喜庆。

明年,我们还在城里过年。

徐州,古称彭城,有着2600年的建城史。作为历史上著名的交通枢纽和兵家必争之地,徐州与马有着深厚的因缘,孕育出了戏马台、马市街、马场湖、倒马井等众多带“马”的地名,据不完全统计,全市这样的地名有300余个。

徐州与马有关的地名,散落在山水之间,串起一部活着的方志。

以马命名的山峰,铜山区汉王镇与泉山区湖滨街道各有一座马山,均以形得名;贾汪区境内则有三座马山并峙;睢宁县与新沂市亦分别有马山与马陵山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铜山区利国镇的马山,此山原名盘马山,相传为汉高祖刘邦纵马驰骋之地。北宋诗人陈师道任徐州教授时,曾来此探访,赋诗《盘马山》:“耕桑伐伐饱曾经,庙毁村荒不乞灵。尚有君王盘马迹,至今草木不能青。”诗句苍劲,为这座山峦赋予了历史纵深。

以马命名的河流,有荆马河、徐马河、白马河等。荆马河北起荆山,南至马场湖,两地各取一字得名。邳州市白马河发源于铜山区单集镇白马湖,流经八义集、土山,入房亭河。新沂市白马河发源于山东郯城县,西南流入沂河,全长五十多公里。睢宁县白马河发源于白马山,经岚山、桃园、官山等镇流入潼河。

以马命名的湖泊,有马湖、马场湖、马厂湖、白马湖和骆马湖。马湖坐落于铜山区徐庄镇,今已淤积覆灭,湖畔马湖庄仍诉说着往昔。马场湖位于鼓楼区九里山南侧,马厂湖地处铜山区汉王镇,两处明清时为养马之所,背后藏着战马嘶鸣的往事。骆马湖清代时是大运河重要航道,乾隆皇帝南巡时曾赋诗《骆马湖》:“当春资济运,行潦藉归川。实有关国里,要惟慎节宣。桥横下口处,帆挂远天边。几度思长策,致艰利如田。”诗中既有对漕运的关切,也有对农田水患的忧虑。

以马命名的泉水,铜山区柳泉镇有马刨泉和饮马珠泉,汉王镇有马扒泉,均与楚汉争霸有关。马刨泉在二龙山北侧,民国《铜山县志》有载。饮马珠泉在高皇村东,泉池万余平方米,传为刘邦饮马处。马扒泉在汉王镇拔剑泉南侧,相传刘邦败北,人马困乏,拔剑得泉,战马扒地,亦得一泉,故名。此外,徐州境内还有两口白马泉,一在徐州经开区东洞山北侧,一在张集镇闫窝村西北角。

以马命名的村落就更多了。有的以姓氏得名,有的因祭祀马王神而得名。如铜山区马家村、丰县马楼,铜山区伊庄镇、丰县赵庄镇、沛县汉兴街道、睢宁县桃园镇、新沂市马陵山镇等地均有马厰;而以马庄命名的村庄,几乎各区县都有。

最耐人寻味的是铜山区柳泉镇的五个村落:东马、西马、南马、上马和望马。它们记载了一段明代的迁徙往事。五村人丁兴旺,却素来低调,当地姓氏顺口溜中不见马家踪影:“降山的周,磨山的王,塔山的刘家也不瓢,就这样也不上山西一群狗。”这五个地名,便成了徐州马文化地名谱系中耐人寻味的一页。

在彭城七里这条历史文化轴线上,马文化贯穿南北:马跑山、戏马台、马市街、倒马井,四处胜迹自南而北,共同诉说着徐州与马的千年故事。

马跑山,又称马棚山,位于彭祖园内。一山两峰,今改名福山、寿山。明清时曾是饲养和训练马匹的地方。

戏马台是徐州历史最悠久的“马”字地名,也是现存最早的古迹之一。公元前206年,项羽定都彭城,因山筑台,观赏将士戏马,故名戏马台。后世文人登临,多有吟咏。李白诗云:“山从图见,溪即镜中回。遥羨重阳作,应过戏马台。”苏轼亦写道:“水绕彭城楼,山围戏马台。古来豪杰地,千载有余哀。”明代朝鲜诗人闵仁作《戏马台作》,描绘项羽操练兵马的情景:“叱万马而辟易,挥千人而作戏,驱龙驭虎,舞锦飞文,散若流电,合若屯云……”笔墨酣畅,气象万千。

马市街得名于明正德三年(1438年)。彼时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,东南各省通往北京的驿道亦经徐州,境内设有利国、石山、彭城、桃山四大驿站。驿站与铺递同养马匹,彭城驿一处便有马驴一百一十四匹。据明正德《彭城志》记载:“彭城驿,额设马驴一百一十四匹。马六十匹,马夫六十名,官夫四名,驴五十四头,驴夫五十四名。”养马业随之兴盛,城北马场湖、城西马场村、城南马市街,至今地名犹存。2023年,马市街入选徐州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

倒马井位于徐州一中老校区西北隅。上世纪80年代,笔者读初中时,常听附近老人讲述地名由来:相传清代骑兵在此赛马,马匹奔至井边即掉头返回,故名“倒马井”。骑兵出发点在演武厅,即今和平新村东侧。演武厅亦称校场,是古代举行军事仪式的场所。据《曾国藩日记》载,清同治十年九月初九与初十,两江总督曾国藩赴徐州阅兵,检阅徐州中军、城守、萧县三营共九百余人,演练队列与弓箭,至午后一时方毕。

从戏马台到倒马井,三百多个“马”字地名散落于徐州大地,如同血脉,深植于这片土地的肌理之中,并早已卸下历史的沉重,成了徐州百姓寻常日子的一部分。

## 我们的节日——春节



投稿邮箱: xzhtwxds@163.com

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